復興崗學報 民 94,83 期 <u>89-116</u>

廣播運用於政治與軍事衝突之研究: 以兩次波斯灣戰爭為例

在短波的廣播中,一方的事實或新聞,是另一方的宣傳,反之亦然1。

胡光夏 世新大學新聞系 副教授

摘 要

本研究採用歷史與文獻分析法,以國際政治傳播和宣傳研究等文獻為分析架構,來檢視廣播 在戰爭中的運用,並以兩次波斯灣戰爭期間的廣播運用為例。

廣播自從出現後,即相繼被運用於不同類型的戰爭中,與心戰傳單和喊話器併列為三大主要 心戰工具。廣播的宣傳戰和心理戰主要是依據戰爭的需要,針對不同的目標對象進行打擊、瓦解、 爭取和轉化等作為,以期達到鞏固自己和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本研究將兩次波斯灣戰爭期間的廣播電台,依經營的類型分為伊國政府、反伊政府勢力和國際電台等三種,並將兩次波斯灣戰爭中的主要廣播戰策略歸納為五項,包括裝飾戰爭的正當性、 醜化的咒罵策略、威震與懷柔軍民、假資訊來欺敵、干擾和阻止廣播。

本研究最後根據兩次戰爭中的廣播運作,提出六項發展與現象的觀察,以作為國軍未來規劃 心戰與宣傳戰作為的參考。

_

¹ 号|自 Hachten, 1992。

壹、前言

自從新聞傳播媒體出現後,就始終與戰爭有著密切的關聯。拿破崙曾說過:「報館一間,獲聯軍一隊」、「一支筆,能抵三千支毛瑟槍」。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貝爾(Joseph Goebbels)在談到國際廣播時,曾稱之為「無疆界的媒介」(limitless medium),並視之為一種國際外交、說服,甚至是脅迫的主要工具(Hachten, 1992)。

如依照傳播科技的發展,媒體報導戰爭的歷史可以歸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平面媒體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廣播戰爭」、越戰的「電視戰爭」、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的「衛星與有線電視戰爭」、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的「電視直播戰爭」與「網際網路戰爭」(胡光夏, 2004)。然而儘管人類現在已進入網際網路的資訊時代,但最早的傳播科技之一的無線電廣播仍未消逝,反而在現代的戰爭中仍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無線電廣播從出現以後,即逐漸被運用於國內與國際的政治、軍事、商業、宗教、文化等領域。史上最早的商業電台試播是出現於 1921 年,當時是利用法國的艾菲爾鐵塔上的發射機來發射,而 1922 年「巴黎電台」(Radio Paris) 才開始展開營運。宗教電台的「梵蒂岡電台」(Radio Vatican)則於 1931 年 2 月即開始對外播音(Fortner, 1993)。

自從廣播誕生之日起,就與宣傳有著密切的關聯,也成為廣播發展的一部分,許多的國家與政府都利用其威力去影響人們的價值觀、態度與信仰(Hachten, 1992; Taylor, 1995)。基本上,國際廣播受到各國的重視是在 1920 年末期以後,特別是在 1930 年代。德國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貝爾深信廣播作為一種傳工具的威力,他曾說過:「真正的廣播就是真正的宣傳。宣傳意味著在思想領域的所有戰鬥,包括無中生有、複製、消除、建立和毀滅。」(轉引自 Hale, 1975, p. 2)。Martin(1980, pp. 274-275)也曾表示:「廣播是國際政治宣傳者最為理想的工具。隨著無線電的發明,再加上廉價的收音機,國際政治宣傳者可以任意對他們的目標聽眾傳達他們想要表達的話語,而不用擔心會受到地理空間或者是其他國家的箝制。」由此可見,廣播可以被用來形塑國內的公共輿論,也可用來動員盟國加入戰爭,並且展開對敵作戰。

廣播被運用於國際政治宣傳的輝煌時期之一,是在 1933 年至 1945 年間 (Fortner, 1993)。第二世界大戰之後,進入冷戰時期,廣播仍被運用於心理戰與宣傳戰。之後,東西集團對抗隨著德國柏林圍牆的拆除和蘇聯從中歐國家的撤軍,而國際間的廣播戰逐漸告結束。但隨著 1990 和 1991 年間的波斯灣危機,廣

播又再次成為心理作戰 (psychological warfare) 和假資訊策略 (disinformation campaigns) 的焦點。

儘管在 1991 年和 2003 年的波斯灣戰爭中,透過有線電視的新聞報導量較多,但短波(shortwave, SW)和中波(mediumwave, MW/AM)廣播仍舊提供第一手的另類報導與輿論給阿拉伯語和庫德語的民眾,並且被大量的運用於對敵的作戰中。

國內對於兩次波斯灣戰爭已有許多的相關研究²,但較缺乏的是,以廣播媒介作為研究的對象,特別是有關戰爭期間作為心戰宣傳主要工具之一的地下電台 (clandestine broadcasting)。

國內有關地下電台研究,通常是以英文的「underground radio」來稱呼,而不是「clandestine broadcasting」。這些國內的地下廣播電台是屬於未經政府核准的私人電台,其節目內容大都是以政論性為主,進行這類研究的國內學者有陳清河(2004)、柯舜智(2002)、張錦華(1995)、以及馮建三(1995)等。此類研究與本研究的差異在於,廣播的受眾、電台的經營者與目標均不同³。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瞭解廣播在過去政治或軍事衝突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 兩次波斯灣戰爭中的實際運用情況與策略,並期望能藉由本研究來瞭解為何在傳 播科技不斷的發展下,廣播在衝突中仍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本研究採用歷史與文獻分析法,資料來源為學術期刊、書籍、網路、以及媒體的報導等為主。本研究是以國際政治宣傳理論為分析架構,並以廣播被運用於政治和軍事衝突中的相關文獻為基礎,來檢視兩次波斯灣戰爭期間,交戰雙方的廣播作為。筆者期望能藉由本研究的分析,瞭解廣播媒介在現代政治與軍事衝突中所扮演的角色與運用的策略,以供國軍未來在研擬與進行宣傳戰與心理戰策略時參考。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問題為:在各種不同時期的國際政治和軍事的衝突中,國際廣播的運用情形為何?在兩次的波斯灣戰爭中,敵對雙方的廣播運用情形與策略為何?從兩次戰爭的廣播運用中,有那些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與趨勢?

本研究計分為五大單元,首先是前言;其次是相關文獻檢視,主要是探討國際傳播和國際宣傳戰策略等,以作為本研究的分析架構;第三單元針對以往廣播

² 相關研究可參考政治作戰學校軍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所出版的叢書,以及《復興崗學報》的 部份期刊論文。

³ 本研究的地下電台主要是屬於國際傳播領域,其主要的訴求對象是敵國的軍民,通常是被作爲 軍事衝突中的一種宣傳戰和心理戰的工具,且其經營者通常是敵對國的政府或者是在其默許下 的他國反政府團體組織。此外,既使是民營的地下電台,其主要目標是在推翻現有的政權,且 最後的手段是訴諸武力,而不是選票。

在政治衝突和戰爭中的運用情形加以檢視;第四單元是兩次波斯灣戰爭中廣播運用之分析;第五單元是結論。

貳、相關文獻檢視

本單元首先探討國際傳播與國際政治傳播的定義、類型和目的,其次,檢視 國際政治宣傳的類型與策略,最後,針對宣傳戰與心理戰加以陳述。

一、國際傳播與國際政治傳播

(一)國際傳播

Fortner (1993) 指出,國際傳播是指任何跨越國界的傳播,也就是指跨國界 (transborder) 或跨國 (transnational) 的傳播。由此可知,國際傳播是指國與國 之間的信息傳播。

雖然人類的國際傳播已存在著頗長的一段時間,但早期主要是依賴非大眾傳播媒體(如人工、烽火等),而現代的國際傳播主要是使用大眾傳播媒體來進行。如果以傳播科技的運用而言,國際傳播的發展歷程可以劃分為:通訊社的電報時期(從工業社會的中期至 1927 年荷蘭首次對外廣播為止)、國際廣播時期(從1920 年代起迄今)、國際電視(從1980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成立迄今)、網際網路時期(從1993年網路的商業化開始迄今)等。

Fortner (1993) 曾依照傳播的目的、傳播通道的性質、傳輸技術、傳播的內容與形式、文化的影響和政治特質等六項特徵,來區分國際傳播的類型。以目的而言,可分為有目的性(如地下廣播電台或宗教電台)和無目的性(如廣播的溢波)。傳播通道的性質是指所有權,可分為公共性和私人性。傳輸技術是指藉由何種方式來傳送訊息,如無線電波或電線電纜或影片等方式。內容與形式則可分為國際廣播、新聞通訊社、電信公司、軍事頻率和駐外使館等。文化上的影響包含新聞價值、社會道德、政治和經濟的價值觀等)。政治特質可分為明顯和不明顯。

Mowlana (1997) 將國際傳播的主要角色區分為三種:政府部門、國際組織與民間單位。政府組織同時扮演著兩種角色,本身是國際資訊流通的管制者,但同時也為「國家的利益」從事國際廣播。國際組織則扮演著與政府相類似的角色,但在層次上與深度上有些許的不同。至於私人的組織是指宗教、非官方的政治、商業和教育等。以宗教廣播電台為例,Browne (1982) 曾指出,至少有四個宗教廣播電台(Radio Vatican, FEBC, HCJB, Transworld)的每週廣播時數列名在前

二十大的國際廣播中。

Boyd (1986) 指出,政府和民間機構從事跨國傳播的原因主要有四個:提高國家威望、滿足本國利益、灌輸宗教或政治思想、以及建立文化的聯繫。 Kamalipour (2002) 則從商業的角度,增加了為跨國公司的產品提供廣告途徑和出售收費電視節目等兩個原因。

Browne (1982) 在探討國際傳播的目的時歸納為:對外政策的工具、社會的鏡子、標誌性存在、轉化者和保持者、強迫者和威嚇者、教育者、娛樂者、商品與服務者。

Mowlana (1997) 指出,影響國際傳播範圍與接收者多元性的主要因素有: 地理因素(地形和鄰近性等)、技術能力(有能力產製和傳送,以及可以干擾)、 多種語言能力、財務能力。此外,如為商業用途的國際廣播,則更牽涉到接收者 的購買能力。

(二)國際政治傳播

Hachten (1992) 將國際傳播涉及宣傳層面稱之為國際政治傳播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並以官方與私人、意圖和非意圖 (針對國外的閱聽人)等兩大類,區分為四種類型:官方有政治意圖的傳播、官方無政治意圖的傳播、私人有政治意圖的傳播、私人無政治意圖的傳播。官方有政治意圖的傳播如美國的「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與「莫斯科電台」(Radio Moscow)等。官方但無政治意圖的傳播如美國「美軍廣播與電視網」(Armed Forces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4。私人有政治意圖的傳播如一些和平組織機構所擁有的傳播媒介。私人無政治意圖的傳播如宗教或一些國際醫療團體等。Hachten(1992)曾進一步指出,這四種區分之間的界線常常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很難明確地加以歸類。

國際政治宣傳的定義並沒有一致的說法。Ellul (1965, pp. xii-xiii) 曾說:「吾人可以為國際政治宣傳寫下好幾頁的定義。」Ellul 本身則採取廣義的定義,認為國際政治宣傳包含了:心理作為、心理作戰、致力於再教育或洗腦、以及公共關係和人際關係。對於宣傳的工具,Ellul (1965, p. 9) 進一步指出,「宣傳必須是整體的。宣傳者必須要利用所有可用的技術手段:報紙、廣播、電視、電影、海報、會議、以及逐戶的拜訪等。」由此可見,為了達到國際政治宣傳的效果,必須視實際的情況,運用所有可能的傳播媒介。

國際政治宣傳可以用來辯解己方的行動、吸引未來的盟國、在占領區穩定秩

^{4 「}美軍廣播與電視網」主要是針對美國的駐外官兵與眷屬為主,此一廣電網在最頂盛時期曾擁有200個廣播發送台和30個電視傳播網,而由於會有溢波的現象,常會吸引一些國際的聽眾

序、使敵軍喪失士氣、嚴厲批評對方的領導人或者是譴責戰爭等(Fortner, 1993)。 Lasswell (1927, p. 14) 曾指出「在戰爭期間,人們逐漸的體認到,只有對人進行動員是不夠的,還必須對於輿論加以動員。由於權力高於輿論,就如同高於生命與財富,而最終這些都掌握在政府的手中。」

Mowlana (1997) 認為,國際廣播的主要目的不論是政治、社會、文化或者是教育性,主要的目的是在告知與影響接收者。國際傳播同時兼具有「公眾外交」 (public diplomacy) 與「心理作戰」 (psychological warfare) 的工具。

國際傳播媒體對於戰爭的影響主要是展現在三方面:透過國際傳播製造輿論,加速戰爭的開始或結束;為戰爭尋找依據,營造戰爭「正當性」的輿論;透過媒體傳播戰爭的信息給民眾(郭可,2004)。

二、國際政治宣傳的類型與策略

本研究主要是依照 Hachten (1992)的國際傳播定義,將涉及宣傳層面的傳播稱之為國際政治傳播。由於國際政治傳播涉及宣傳,因此有必要針對宣傳的定義與類型加以敘述。

宣傳(propaganda)是來自拉丁文的(propagare),原意是指園丁將植物的枝植入土壤內,使之長成新植物和開始新生命的工作,因此,是正面意涵的用詞(方鵬程,2005)。宣傳最初是由羅馬天主教用之於傳道,主要是在導引非教徒加入信仰(翁秀琪,1996)。但後來,由於宣傳一詞一再的被用於非正當的用途,因此常常代表邪惡或說謊。

Lasswell (1934) 認為宣傳的目的主要有四個:動員對敵人的仇恨、保持盟友對我們的友誼、保持中立者對我們的友誼和爭取中立者的合作、以及敗壞敵人的士氣。

國際政治宣傳通常區分為三種類型:白色宣傳(white propaganda)、黑色宣傳(black propaganda)與灰色宣傳(gray propaganda)(Fortner, 1993;方鵬程,2005)。

白色宣傳是指宣傳的消息來源可以明白辨識,而其所傳遞的訊息大致上是正確的,較少出現欺騙或謊言。例如廣為世人所知的「英國廣播公司」(BBC)和「美國之音」(VOA)所進行的廣播常被稱為「白色政治宣傳」。

黑色宣傳的消息來源通常是偽造的,且訊息中充滿大量的謊言、虛假與欺詐,並以跨大不實的方式來傳播對手的壞處。例如設在他國領域之內的地下電台(clandestine radio),通常是由異議份子所主持,其所播送的內容則被稱為黑色政治宣傳。這些電台對所影響的國家來說,通常都是非法設立,而有其特定的目

的。例如 1986 年美國在空襲利比亞之前,曾散佈利比亞強人格達費即將被推翻的消息。蘇聯曾散播 AIDS 的發生的是美國從事生物實驗的結果,並曾假造一些美國文件來誤導資訊活動,以及發佈偽造的軍事統計數字和技術資料 (Fortner, 1993)。

假資訊(disinformation)、骯髒技倆(dirty tricks)和共謀的新聞記者(co-opting journalists)等則常被用來描繪與黑色宣傳相同的宣傳作為(Hachten, 1993)。假資訊(disinformation)這個字源自俄文 dezinformatsia,是蘇維埃國家安全局(KGB)專門從事黑色宣傳的部門(方鵬程,2005),據稱在莫斯科有大約有1萬5千多人在從事這項工作(Hachten,1993)。假資訊不只是消息來源與內容的錯誤或誤傳而已,有時也會採取計畫性的作為,由潛伏的間諜記者,撰寫一連串新聞內容所組成,向目標的個人、團體或國家,散佈、傳遞或證實使人誤導、不完整或錯誤的資訊,主要目的是在弱化敵人(方鵬程,2005)。

灰色政治宣傳介於白色與黑色宣傳之間,消息來源不一定能正確辨識,而訊息也是不確定的。Fortner (1993)指出,灰色政治宣傳的目的是很明顯的,但傳送的位置卻極為隱密。

學者曾歸納宣傳常採用的策略有 7 種: 咒罵法 (name calling)、裝飾法 (glittering generality)、轉移法 (transfer)、證言法 (testimonial)、平民法 (plain folks)、堆牌法 (card stacking) 和樂隊車法 (band wagon) (Lee & Lee, 1939; 翁秀琪, 1996; 方鵬程, 2005)。

咒罵法是將敵對的個人或團體賦予名稱、貼標籤、扣帽子的方式,以醜化對象的特徵。裝飾法是以響亮的名稱、好的用詞或冠冕堂皇的語詞,對贊同的人事物加以擁護和歌頌。轉移法是利用人們會「聯想」的心理,將受人尊重推崇的事物轉移到所要宣傳的事物上。證言法是引用受閱聽眾尊敬或嫌惡的人,來談論某一事件或產品的好或壞。平民法是為了拉近與閱聽眾的關係,特別強調宣傳者與平民百姓是相同的。堆牌法則是透過選擇和運用的連串事實舉證,或不斷引用誤導資訊,使宣傳對象持續向極好或極壞的情形累積。樂隊車法是宣傳者刻意營造主流氛圍或創造流行趨勢,試圖使個人加入群體,一起跳上花車,以免陷入孤立。

三、宣傳戰與心理戰

在戰爭中,有關資訊傳播的運用通常被稱為「言語武器」(word weapons)、「紙彈」(paper bullets)和「意志的彈藥」(munitions of the mind)。Taylor(1997) 將在戰爭期間所運用的資訊戰和心理戰稱之為「意志競賽」(mind games)。

美軍聯合心戰準則將心理作戰界定為「計畫性的傳送經由選定的訊息與指標

(indicators) 給國外的閱聽眾,以影響他們的情感、動機和思考,最終是要影響外國政府、組織和個人的行為」(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3, p. I-1)。

有鑑於傳播在現代的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Taylor (1997) 認為,除了傳統的指揮和管制的戰爭 (Command and Control Warfare 或者 2CW) 之外,應該增加傳播 (Communications)、情報 (Intelligence) 和電腦 (Computers),而變成 4CIW。

基本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宣傳戰和心理作戰僅被認為是附屬於戰爭,而不是神奇性的替代武器,雖然認為單憑言語是無法贏得戰爭,但卻有助於削弱敵人的有形戰力,以及敵軍投降後較易處理。在冷戰期間,大部分的西方國家都將宣傳視為是陸海空三軍以外的第四軍種,而心理作戰則是第五軍種(Taylor, 1997)。

從歷史的角度而言,美軍的宣傳工作從獨立戰爭即已開始,當時的軍隊曾運 用週刊型式的報紙來報導戰況,而美國的開國元勳如亞當斯、傑佛遜與富蘭克林 等人,都曾為這些週報撰寫文章,藉以激勵軍心士氣。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為電影與廣播等媒體,繼報紙與雜誌相繼出現,且均陸續被運用於戰爭中,來從事宣傳戰與心理戰,而由於戰爭中充滿各種的資訊,使得世人將第一次世界大戰稱之為「第一場資訊戰爭」(the first information war)。

美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已在陸軍情報部門設立了心理作戰組,並在遠征軍司令部情報部門下設立宣傳科,當時的主要心戰媒體是傳單(Paddock, 1989)。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運用各種的宣傳手法,獲取了德國民眾的信任,並進而發動了戰爭。

冷戰時期,美國展開與蘇聯共產集團的對抗,美國的宣傳機構由原來的外國新聞處(Foreign Information Service)轉變成為戰爭新聞處(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後來又轉型為美國新聞總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唐棣,1996)。

在宣傳戰和心理作戰中的主要三個工具是廣播 (radio)、傳單 (leaflets)和 喊話器 (loudspeakers) (Taylor, 1997)。由於本研究是以廣播為主,以下即針對廣播加以說明。

在戰爭中,廣播進行宣傳戰和心理戰的方式主要是採取白色宣傳和黑色宣傳。戰鬥中的白色宣傳主要是由心戰專業部隊負責,以美國為例,有專屬的心戰專業部隊來遂行廣播心戰的工作。在兩次的波斯灣戰爭中,美軍是以現役的第四心戰群為主幹(王俊傑,2004)。現今美軍的心理作戰(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或資訊戰 (information warfare)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由位於華盛頓的國防大學資訊系 (Information Department)負責 (Hiebert, 2003)。

地下電台則是黑色廣播宣傳戰的主要工具之一。地下電台通常是由某個國家 秘密地加以資助或者是在地主國的容忍下,由私人組織或團體所經營,其目的通 常是在宣揚反對運動,並以推翻該政權為目標。說穿了其實就是另一種形式的誤 導資訊(Whaley, 1980, p. 340; Fortner, 1993)。

地下電台通常有以下的特點:傳播者是以欺瞞為主,會隱匿其發送地點、經費的支助者和其意圖,節目的內容是以宣傳為主,可能是半真半假或者是完全的謊言;目標對象通常是不同國家的人民,目的是希望能影響他國的政治變化或採取政治行動;這些電台大都是非常態性或永久性的,常依需要而成立,而在目標達成或者是政治情境轉變後,即消失。著名的地下電台如英國在第二次大戰期間資助的反德國納粹的許多地下電台,以及1950年代由美國所資助成立的「自由歐洲電台」和「自由電台」(Fortner, 1993)。歷史上存在最久之一的地下電台是在西班牙內戰之後,於1941年由西班牙共產黨所成立的「Radio Espana Independiente」,該台起初是在蘇聯境內傳送訊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則從東歐共產集團境內傳送訊號,該電台一直到1977年才消失。

參、廣播在以往政治和軍事衝突中的運用情形

本單元主要是在檢視兩次波斯灣戰爭之前,有關廣播被運用於政治和軍事衝突中的情形。上文已指出,雖然國際政治宣傳可以分為白色宣傳、黑色宣傳與灰色宣傳,但灰色宣傳通常較不容易辨認,因此,僅將以往廣播的運用區分為白色宣傳和黑色宣傳兩種,分別加以探討。

一、「白色宣傳」的廣播

廣播從 1920 年代誕生之後,很快地就被運用於國際傳播,在 1996 年,「美國之音」和英國的 BBC 分別宣稱在全球擁有 8 千 6 佰 9 萬和 1 億 1 千 4 佰 9 萬 的聽眾 (Mowlana, 1997)。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歷史上最早記載運用公共廣播來作為意識型態鬥爭的工具的是蘇聯共產黨。列寧於 1917 年 10 月 30 日透過無線電廣播其推翻俄國沙皇的演說。而蘇聯也是最早運用無線電短波來爭取國際聽眾的國家之一,其短波廣播是於 1925 年由莫斯科發出,目的是要向支持者和反對者解釋他們的革命(Head, 1985; Thussu,

2000)。基本上,在 1920 年代中期之前的國際廣播訊號的出現是零星的,而不是常態性(Fortner, 1993)。

1920 年代的對外廣播大都是由殖民地宗主國為聯繫海外的國民而開設的,例如荷蘭在 1927 年開始對外廣播、德國在 1929 年、法國是 1931 年、英國是 1932 年 (Head, 1985)。

根據現有的資料,荷蘭和蘇聯被認為是最早進行密集國際廣播的國家,兩國 大約在1927年開始進行。Browne (1982) 認為,荷蘭是第一個建立國際廣播的 國家,而蘇聯則是第一個體認和利用廣播在意識型態上的重要戰略工具的國家。

隨著荷蘭和蘇聯之後,其他國家也陸續展開國際廣播的活動,特別是在 1930 年代。如 1929 年的「德國電台」(Deutschlandsender)、1931 年「法國電台」(Radio France)、1932 年「英國帝國廣播電台」(BBC Empire Service)、1934年「日本電台」(Radio Japan)(Fortner, 1993)。

對於 1930 年代在國際上競相利用廣播來從事宣傳活動的現象,Fortner (1993)將之這形容為「廣播戰」(Radio War)時期。這期間最著名的是德國,Martin (1980, p. 280)曾將該國描述為「基本上是宣傳的產物:是第一個發展國際政治宣傳和投入龐大資源的宣傳組織。」德國納粹政府特別成立政治宣傳部(Propagandaministerium)來策畫所有的宣傳活動,希特勒 (Hitler)與其宣傳部長戈貝爾都相信,廣播可以激發德國人民為國犧牲,同時也可以在戰場上打擊敵人的士氣 (Fortner, 1993)。

英國的「帝國電台」(BBC的前身)成立於 1932 年,此一電台開辦的目的是要將英帝國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屬地聯結起來,其資金的來源是英國外交部,節目內容以反映英政府的外交公共政策為主(Thussu, 2000)。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第二次世界大戰於 1939 年開始,期間,交戰國雙方都積極利用國際廣播來從事宣傳。以播出的外語廣播節目種類而言,納粹德國的 26 種最多,依次是義大利的 23 種、法國的 21 種、蘇聯的 13 種、英國的 10 種 (Fortner, 1993)。

日本的廣播主要是由日本廣播協會(NHK)創辦的短波廣播,傳送至東南亞、東亞和美國西海岸(針對日裔美人),以及太平洋島嶼上的美軍,其播送的宣傳節目如「Zero hour」(Wood, 1992)。

英國主要是由政府所屬的 BBC 來進行,使用的語言除了英語外,還包括法語、德語、西班牙、葡萄牙語等 7 種外國語(Walker, 1992)。在戰爭結束時,其廣播的語言已達到 39 種(Thussu, 2000)。儘管英國在戰爭中一再宣稱,英國BBC 的內容是「公正獨立」的立場,但學者 Curran 與 Seaton(1997, p. 147)卻指出,「這只是英國自我吹捧神話的一部分」。例如法國的將軍戴高樂就曾利用

BBC的法國台向法國被佔領區的反抗運動傳送訊息(Thussu, 2000)。

美國則一直到 1942 年「美國之音」(VOA) 開播以後,才有了國際廣播來增進自身的政治利益。

(三)冷戰時期

第二次大戰勝利的同盟國,在戰後因相互對立的意識型態(共產主義 vs. 資本主義),分成由美國所領導的西方陣線和蘇聯所領導的共產集團,展開對抗。在國際廣播宣傳最鼎盛時期,全球有80多個國家用自己的官方電台對外國進行廣播(Head, 1985)。

1.蘇聯的國際廣播

蘇聯對外廣播的政策是以反對西方宣傳和促進該國在全世界共黨國家間的國際事務的影響力為主要目標。蘇聯除了在東歐國家的擁有廣播電台外,僅在古巴擁有一個分台(哈瓦那電台),其發射機的功率與中繼站的網絡比起西方國家而言,相對的較小,加上西方國家的人民對蘇聯的廣播較沒有興趣,因此,西方國家不必用廣播訊號來進行干擾。相反地,蘇聯卻想盡辦法來干擾西方的國際廣播(Thussu, 2000)。

「莫斯科電台」(Radio Moscow)是蘇聯的主要國際廣播電台,在1950至1973年間,蘇聯的對外廣播時間從一週的533小時,增加到1950小時,使用的語言高達84種(Hale,1975)。美國中央情報局在1981年曾估計,莫斯科電台與其所屬的電台,每週以82種語言進行2000小時的對外廣播,花費大約是7億美元左右(Hachten,1992)。

2.美國的國際廣播

美國的國際廣播雖較其他國家的起步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之音」已經成為外交的一部分,隨著冷戰的出現,宣傳已成為美國對外廣播的重要部分(Lisann, 1975; Rawnsley, 1996; Thussu, 2000)。美國的國際廣播工具主要是「美國之音」、「自由電台」和「自由歐洲電台」。

在此一段期間,廣播曾被用於 1950 年所爆發的朝鮮戰爭中,用來宣傳反對 共產主義的「真理之戰」(Campaign for Truth),其目的是要將美國所捲入的南 韓和北韓戰爭加以合法化(Thussu, 2000)。

美國杜魯門(Truman)總統在1951年成立了「心理戰略署」(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直接對「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負責,並研擬對國際反共產主義的宣傳策略。後來的繼任者艾森豪總統則於1953年任命了一位「心理戰」的顧問,此後美國之音就從事愈來愈多的反共產主義的廣播(Thussu, 2000)。

美國之音是利用其在全世界各地所設的中繼網絡,來向全世界宣揚美國的生

活方式。這些聯結點包括:東南亞的曼谷、面向中國和東南亞的菲律賓群島的Poro 和 Tinang、面向南亞的 Colombo、面向北非的摩洛哥 Tangier、面向中東的希臘 Rhodes、面向南非的 Selebiphikwe、利比亞的 Monrovia、面向東歐和蘇聯的慕尼黑和英國的 Woofferton(向 BBC 租借)、面向拉丁美洲的美國的格林威治和面向中美洲的 Puna Gorda(Thussu, 2000)。

在 1950 至 1973 年間,美國的對外廣播時間從一週的 497 小時,增加到 2060 小時(Hale, 1975)。

3.英國的國際廣播

與美國的廣播對外宣傳相比,英國 BBC 的對外廣播一直強調是以一種成熟和平衡的觀點為其特色,雖然其財政預算是由外交和殖民辦公室提供的補助資金,但也能以間接的方式對其政府提出批評,因此,比較獲得國際社會的信賴(Thussu, 2000)。在冷戰期間,由於英美間的特殊關聯(英國為美國的北約國家重要盟國之一),在國際廣播上也提供美國一些協助,如提供其國際網絡作為戰略據點的轉播站(Thussu, 2000)。

(四)後冷戰時期

1989 年至 1991 年間,隨著東歐共產國家產生劇變、蘇聯的解體,使得東西集團的對抗結束,全球進入後冷戰時期。在這一時期中,那些由官方主導的對外電台,節目內容的意識型態逐漸淡化,並且紛紛削減播出的語言種類與播出的時間(Boyd, 1999)。例如在 2001 年「美國之音」的播出語言種類減到 30 種,「俄國之音」(Voice of Russia)(原 Radio Moscow)僅用 32 種語言,然而英國的BBC 仍舊維持 43 種語言(Kamalipour, 2002)。

在電台的組織結構上,有部分的國家也加以調整。如「美國之音」和原來的一些代理電台如「馬逖電台」、「自由歐洲電台」和「自由電台」、「自由伊拉克電台」、「自由亞洲電台」等合併(Kamalipour, 2002)。此外,電波發送的方式也有一些改變,絕大多數國際電台都不再是透過短波來傳送節目,而是將節目傳送到一些如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等國家的當地調頻電台之後,再重新播出或傳送,英國的BBC是典型的例子(Kamalipour, 2002)。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網際網路逐漸在全球普及,國際廣播的訊號也開始轉成音頻經由網路傳送。

二、「黑色宣傳」的廣播

廣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之後,在軍事心理作戰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地下電台常偽裝其真正的來源,來誤使敵方的聽眾,認為電台是己方

的,而這些電台被稱為黑色宣傳。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地下電台在 1930 年代就已受到重視,並開始被運用,但初期大都是作為反政府組織和團體的宣傳工具,而不是敵對國間的心理作戰的武器。這些在 1930 年代的地下電台如:如西班牙內戰時的「西班牙電台」、北愛爾蘭共和軍所主持的電台、捷克境內的共黨秘密電台、反納粹的德國電台等 (Soley & Nichols, 1987)。以反納粹的德國地下電台為例,Rudolf Wormys 在 1934 年 9 月在德國境內開始設立第一個反納粹的秘密電台,雖然後來他離開了德國,但他仍持續經營反納粹的廣播一直到 1935 年 1 月死於蓋世太保的手中為止 (Fortner, 1993)。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第二次世界期間的地下電台是盟軍和德軍間的主要宣傳戰和心理戰的戰場,這些電台的目的是為了要欺敵或散播對方的失敗 (Bergmeier and Lotz, 1997; Carruthers, 2000)。

納粹德國在 1940 年 2 月建立了一個以英國為目標對象,名為「新英國廣播 系統」(New British Broadcasting System) 的地下電台 (Briggs, 1970, pp. 157-159; Fortner, 1993)。

1940年5月26日,英國展開針對德國的地下廣播活動,並在廣播中宣稱此一廣播電台位於德國境內。英國軍事情報部門(British Directorat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就曾商借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發射機來針對德軍播出「德國軍隊節目」(German Forces Programme),此一節目成功地達到了誤導德軍的作用(White, 1955, p. 59; Fortner, 1993)。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英國未被佔領,一些歐洲國家的流亡政府常藉由該國發送廣播訊號,由於此種宣傳是相當的秘密,甚至連英國政府都無法辨認出來(Fortner, 1993)。如因為當時德國侵占了荷蘭的土地,荷蘭的地下電台就位於英國,電台台名為「de Flitspuit」,並以荷蘭本土為其廣播之目的地。此一電台收集荷蘭所有報紙的新聞,經由斯德哥爾摩傳遞至倫敦,然後由電台經營者負責篩選新聞,不論是荷蘭城市還是鄉村的新聞都包括在其中,所以這個電台給人的印象是「對荷蘭的所有細節無所不知」(Haslach, 1983, p. 59; Fortner, 1993)。

蘇聯、法國、奧地利和西班牙在第二次大戰期間也都經營地下秘密電台 (Fortner, 1993)。

(三)冷戰時期

此一時期地下電台最為活躍的年代是在 1960 年代,除了在越戰期間的電台外,中國大陸和蘇聯因為共黨路線意識型態的分歧,雙方也展開了空中的論戰,而古巴危機期間,「Radio Swan/Radio Americas」也以西班牙文播出,主要是在

反卡斯楚政權,儘管是從美國領土傳送音訊,但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FCC)卻宣稱一無所知。有人猜測該電台是由美國中情局於1960年成立,1961年將電台名稱由「Radio Swan」改名為「Radio Americas」,於1968年停止播音。

在東西兩大集團對抗的冷戰期間,由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所秘密資助在德國慕尼黑所設立的「自由歐洲電台」和「自由電台」是最為活躍的電台,此兩家電台主要是為了在歐洲展開對共產陣營的宣傳戰。1971 年這兩家電台的管理轉移到由總統所任命的國際廣播理事會(Board for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1975 年兩家電台合併,1994 年管理權轉移到負責監管所有非軍事國際廣播的廣播管理協會(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1995 年兩家電台的總部由慕尼黑遷到了捷克的布拉格(Thussu, 2000)。以下分別針對這兩個電台加以陳述。

「自由歐洲電台」成立於 1949 年,主要是向共產鐵幕下的東歐地區播出新聞和時事,該台於 1951 年開始常態性的廣播。該台主要的工作室設在德國的慕尼黑,並利用設在德國和葡萄牙的發射機發送訊號,以波蘭語、捷克語、斯洛伐克語、羅馬尼亞語、匈牙利語和保加利牙語等廣報節目(Thussu, 2000)。「自由歐洲電台」在廣播期間最著名的事件是與 1956 年匈牙利的內部騷亂有關。在這場危機中,該電台鼓勵匈牙利人反抗共產主義政府,甚至用「美國代表團的到來」、「美國的干涉」等假承諾來誤導匈牙利人民,結果承諾最終未能兌現,而蘇聯的坦克卻平息了這場紛亂(Thussu, 2000)。該台所屬的波蘭台對於 1980 年自由團結工聯的工會獨立自主運動也產生了一些的影響力。

「自由電台」創立於 1951 年,於 1953 年開始廣播,主要是針對蘇聯的人民。該台利用設在德國、西班牙和台灣的發射機,用俄語和其它 17 種語言向蘇聯廣播 (Thussu, 2000)。

1949 年在中國大陸政權成立之後,美國為了阻止共產主義在亞洲其他國家的擴展,於1951 年由中央情報局資助在菲律賓的馬尼拉設立了「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後來這家電台被「Radio of Free Asia」所取代,一直延續到1966 年(Taylor, 1997; Thussu, 2000)。

越戰爆發期間,美國的中情局也曾在越南創辦了「愛國軍人陣線之音」 (Voice of the Patriotic Militiamen's Front) (Thussu, 2000)。

三、反制國際廣播的策略

國際廣播可被運用於白色宣傳和黑色宣傳,然而由於擔心這些廣播可能會對己方的人民會產生負面的影響,或者是為了擴大己方的宣傳效果,各國通常會想盡方法來加以反制。歸納這些被採用的方法有五種:技術性的干擾(Jamming)、

干擾資訊的接收(interference with information reception)、鬼音(ghost voicing)、破解電碼(code breaking)和炸燬電台設施(Baglehole, 1969; Schwoch, 1990; Taylor, 1992; Fortner, 1993; Thussu, 2000)。

技術性的干擾是指故意干擾要傳進來的廣播訊號。最早啟用技術性干擾的國家是阿根廷,時間是在1922年。法國於1923年也曾故意使用和德國廣播電台相同的頻率來廣播,以抗議德國占領魯爾區,幾天之後,德國電台只好停播。技術性干擾的形式有許多種,包括有機械性的摩斯電碼、另一種聲音、人造的靜電干擾和噪音。噪音則有警報聲、鈴聲和嗶嗶啪啪之聲(Fortner, 1993)。據估計,技術性干擾所花的經費大約是原來廣播費用的三倍多(Taylor, 1992)。

干擾資訊的接收主要是採取立法的方式,禁止收聽國際的廣播,如有違法收聽,除了沒入收音機外,也可能處以刑法,以嚇阻人民收聽。通常會採取此種方式的大都是屬於威權或共黨的國家。例如納粹德國禁止收聽國外廣播的法律在1939年9月1日生效,後來逐漸將法律的適用範圍擴及佔領區。納粹沒收違法者的收音機,並將違法者關入監牢或處以重刑。若收聽國外廣播者還散播所收聽到的內容,會被處以極刑。義大利也曾採取和德國相類似的法律來禁止人民收聽國外的廣播(Fortner, 1993)。

鬼音的方法是暗中將廣播中的內容換成錯誤的訊息(也就是所謂偷天換日的 手法),或者是故意在原有的廣播內容加上一些叫囂聲、叫罵聲和笑聲,或者是 將另外一廣播訊號加在原先的訊號之上。

> 破解電碼是將廣播作為情報之用的內容加以破解。一般而言,不論在平 時和戰時,各國大都會成立監聽和分析國際廣播的單位,藉以收集相關 的情資,監聽的電台範圍常會涵蓋軍事和非軍事的電台。

炸燬電台設施是摧毀國際電台的武力手段,有些是採取秘密的方式,而在敵我交戰時,就可能採取公開的方式,摧毀電台發送器等設施。秘密炸毀的如 1981 年美國所支持的「自由歐洲電台」和「自由電台」在德國慕尼黑的總部遭到轟炸,據說是因為對於當時東歐廣播造成一些影響,由蘇聯密秘派人加以炸毀(Thussu, 2000)。採取公開炸毀的如伊拉克所屬的地下電台「Holy Mecca Radio」(主要是針對阿拉伯國家中的反沙烏地阿拉伯的聽眾播音),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期間被聯軍於 1991 年 1 月 18 日炸毀(Taylor, 1992)。

肆、兩次波斯灣戰爭中廣播運用之分析

本單元分為四個小單元,即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第二次波斯灣戰爭、兩次波 斯灣戰爭中的主要廣播戰策略、以及廣播戰的發展與現象。

一、第一次波斯灣戰爭

(一)伊拉克

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期間,伊拉克分別利用了白色宣傳和黑色宣傳的電台, 對阿拉伯國家的人民和聯軍的部隊,進行宣傳戰和心理戰。

在白色宣傳的電台方面,伊拉克在 1990 年入侵科威特領土後,就立即設立了各種戰略性的廣播電台,如「The Voice of Peninsula」和「Arabian Gulf」(8月 29日首播)、「The Voice of the Egypt of Arabism」(8月 11日首播)、以及「The Voice of Arab Awakening」(10月 13日首播),這些廣播電台主要是針對說阿拉伯語的國家和聯軍部隊。此外,伊拉克也針對說英語的聯軍人員成立了「The Iraq Voice of Peace」(9月 11日首播),此一電台的主要廣播者宣稱是「Baghdad Betty」(Taylor, 1997)。

伊拉克在佔領科威特後,將原有「Kuwaiti Radio」的頻率轉由「Mother of All Battles」電台使用,該電台於 1991 年 1 月 25 日運用短波頻率針對廣泛的阿拉伯國家播音,兩天之後,「Voice of the Masses」也加入播音,但在 2 月 5 日兩家電台都被摧毀。該電台完整播出海珊呼籲每一個伊拉克人、阿拉伯人或回教徒應從事恐怖活動來對抗聯軍,這些行為會被稱為聖戰,並誇稱已在聖戰中獲勝(Taylor, 1992)。

伊拉克所成立的主要地下電台是「Holy Mecca Radio」,該電台是以反沙烏地阿拉伯的聽眾為主要對象,廣播訊號是從伊拉克傳送至沙烏地阿拉伯領土,而為了爭取回教國家人民的支持,在其廣播的內容中,曾將美國士兵描述成是外來的侵略者,是「飲酒、吃豬肉和嫖妓」的人(Sciolino, 1990, p. E3)。

(二)聯軍

聯軍的白色宣傳主要是由「美國之音」和英國 BBC 的 World Service 負責。 而為了反制伊拉克的國有「Radio Baghdad」電台,「美國之音」特別以相同的 頻率經由沙鳥地阿拉伯傳送至伊拉克,以提供伊拉克人民較為可靠的資訊來源 (Taylor, 1992)。

黑色廣播在此次戰爭期間也曾被聯軍加以運用。Taylor(1992)指出,有關

在波斯灣戰爭期間的黑色宣傳所知不多,但這種方式早已在第二世界大戰期間被運用了。其中最著名的地下電台是同時以四個頻道播出的「自由伊拉克之聲」(Voice of Free Iraq)(Hachten, 1993)。

美國在進行黑色廣播之前,總統老布希在 1990 年 10 月至 12 間就已規劃出要組織在被佔領領區中的科威特反抗軍,以及運用黑色廣播電台和傳單的宣傳策略。因此,聯軍在部份科威特流亡人士的協助下,將收音機和傳送器運入科威特和伊拉克南部,以利伊軍可以收聽到聯軍的廣播。黑色廣播看起來是在伊拉克和其所佔領的科威特內發送訊息,然而事實上是在由聯軍所掌控的領域內(Taylor, 1992)。

聯軍的地下廣播電台包括「Voice of Free Iraq」和「Radio Free Iraq」主要是由美國中情局所經營,電台是設在沙鳥地阿拉伯境內,電台播出的主要內容是在呼籲庫德族和回教什葉派的伊拉克人起來反抗海珊所領導的集團(Taylor, 1992)。

儘管英國的 BBC 在 1990 年 12 月 21 日就已監控到「The Voice of Free Iraq」已開始傳送試播的訊號,但是在 1991 年 1 月 1 日才正式播出(Taylor, 1992)。該電台宣稱設備是由來自敘利亞、埃及、沙烏地阿拉伯等其他波斯灣聯合議會所提供,其立場是反對海珊政府,並呼籲伊拉克人民應該勇敢的起來反抗海珊,使得伊國可以重返愛好和平的國家。從 1 月 26 日起,該電台自稱是來自巴格達的伊拉克電台「Radio of the Iraqi Republic from Baghdad, The Voice of Free Iraq」,電台的前項名稱與伊拉克的國營廣播電台相同。在當時仍舊不清楚是由誰在背後經營(Taylor, 1992)。

「The Voice of the Gulf」為聯軍另一個主要的地下電台,於 1991 年 2 月 5 日開始播音,是以中波和調頻播出,其頻率有些是和被佔領前的科威特電台相同(Taylor, 1992)。此外,「Voice of the Iraq People」則是隸屬於沙烏地阿拉伯情報單位的地下電台,電台是位於沙國的 Jeddah,於 1991 年 1 月 1 日播音(Makelainen, 2003)。

二、第二次波斯灣戰爭

2003 年的第二次波斯灣戰爭是第一次波灣戰爭的延續。儘管兩次波斯灣戰爭之目的與本質有所不同⁵,但所進行的廣播戰則同樣非常的激烈。

在此次戰爭中,廣播電台的經營可分為三大類型:伊拉克政府、反對勢力、

⁵ 有關兩次戰爭的目的與本質的分析,請參閱胡光夏(2003)。

國際電台⁶ (Makelainen, 2003a)。

除了這三大類型的電台外,還包括以英軍官兵為服務對象的「British Forces Broadcasting Service」⁷和美軍的「American Forces Radio and Television Service」。由於這兩個電台不是以伊拉克人民為對象,因此,不列入本研究的檢視範圍。

(一) 伊拉克政府

伊拉克在第一次波灣戰爭期間,許多的廣播設施都已被摧毀,再加上戰後疏於維護,其廣播的能力一直在減弱中,如在 1998 年有 14 個 AM 台、51 個 FM 台、4 個短波台,在 2002 年則減至 11 中波台、14 個 FM 台、3 個短波台。

伊拉克的主要電台是由執政黨所掌控的「Republic of Iraq Radio」。對外的 廣播是由短波的「Radio Iraq International」負責,但在戰爭開始前,其轉播器幾 乎已完全喪失。

(二)伊國反對勢力

反伊拉克政府的電台包括不同族裔所成立的電台和美英聯軍所支持的電台。「Ashur Radio」是尋求自治的伊拉克北部的 Assyrian 少數民族所擁有的電台。「Voice of Iraq People」是伊拉克庫德族共產黨所屬的電台。「Voice of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q」是屬於伊拉克什葉派的電台,於 1991 年開始播音,是由伊拉克回教革命高等委員會(the Supreme Council for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q)所擁有,該委員是於 1982 年獲得伊朗的協助而成立,播音的範圍是以伊拉克的南部

2003a)。 伊拉克庫德族所屬的電台則包括:「Voice of Iraq Kurdistan」、「Voice of the People of Kurdistan」、「Radio Kurdistan, Voice of the Kurdistan Socialist Democratic

為主。「Voice of Rebellious Iraq」同屬於伊拉克回教革命高等委員會(Makelainen,

Party」、「Voice of Kurdistan Toilers」等(Makelainen, 2003a)。

聯軍所支持的電台有「The Future」、「Twin Rivers Radio」和「Voice of Iraq Liberation」等。「The Future」與「Twin Rivers Radio」(於 1996 年 4 月 21 日 開始播音)是由伊拉克投誠的軍事和安全人員組成的 Iraq National Accord 所經營的,該團體是由英國情報單位 MI6 單位和美國中情局在 1990 年代中期所支持成立。「Voice of Iraq Liberation」電台是後來才加入播音,是利用位於伊拉克北方

⁶ 本研究的國際電台是指由非伊拉克人所成立的電台,然而廣播的目標對象是以伊拉克的軍民為主。

⁷ British Forces Broadcasting Service 在 1943 年底就已成立,該電台主要是為英國軍隊提供資訊和 娛樂。起初的開台地點是在阿爾及亞(Algiers),後來的播音範圍涵蓋 20 個國家,有 67 個電台,為了擴展其服務範圍,特別透過短波,將播音範圍涵蓋駐紮在波斯灣地區的英(Makelainen, 2003)。

Sulaymaniyah 的「Voice of the People of Kurdistan」電台來傳送訊號,節目內容的訴求是呼籲伊軍放棄海珊政權,加入聯軍,來重建民主的伊拉克(Makelainen, 2003a)。

(三)國際電台

國際電台包括白色宣傳和黑色宣傳的電台。

1.白色宣傳電台

除與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期間的英國 BBC 和「美國之音」外,還包括由美軍心戰單位所開設的「Information Radio」和英軍心戰單位所屬的「Radio Nahrain」。

「Information Radio」於 2002 年 12 月 12 日開始播音,以傳達反海珊政府的 訊息為主,其目標是在削弱伊拉克軍民對海珊政權的支持,開台初期每天僅播出數小時,隨著戰況的發展,後來變成 24 小時播音,每一個節目大約是一小時,內容有節目介紹、區域和西方的音樂、以及資訊。該電台是美軍心理作戰(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PSYOP)的一部分,節目內容由北卡來那州 Fort Bragg 的第四心戰群所製作,曾分別透過地面、空中和海上傳送出訊號。空中的部分是由賓州空軍國民衛隊(Air National Guard)的 193 特別部隊(193rd Special Operations Wing of Pennsylvania Air National Guard)所屬的 EC-130E Commando Solo 飛機播送。從 12 月中旬起,也開始採用機動性的地面廣播,從軍用漢馬車(Humvee)傳送訊號,起初是在科威特境內,後來也從伊拉克境內廣播。2003年2月17日起,傳送器擴展至從波斯灣和阿曼灣的海軍軍艦,並獲得其它聯軍的協助(Makelainen, 2003a, 2003b)。

英軍「Radio Nahrain」與美軍「Information Radio」相類似,也是心理作戰電台,於 2003 年 3 月下旬由英軍在伊拉克南部所建立,主要是針對英軍所佔領的巴斯拉(Basra)軍民進行播音,節目內容包含音樂與資訊。節目的內容由美國和英國共同提供,內容呼籲巴斯拉的軍民投降,並保證聯軍不會重演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什葉派向聯軍投降後,遭海珊屠殺的下場,強調只要在戰鬥時,遵照相關安全指示,一定會確保其生命安全。而聯軍在進攻巴斯拉時,已經將伊拉克所屬的電台加以摧毀(Makelainen, 2003a)。

2.地下電台

聯軍的地下地台主要有「Twin Radio Tikrit」、「Radio Free Iraq」與「Republic of Iraq Radio」(Makelainen, 2003a)。

「Twin Radio Tikrit」由美國中情局所支持的電台,是由科威特傳送訊號。 此一電台在初期是假扮成親海珊的電台,但在播音兩週之後,開始改變立場,嚴 厲的批判海珊政權,並且鼓勵伊軍起義反抗海珊。

「Radio Free Iraq」是屬於「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阿拉伯語電台

所傳送至伊拉克的廣播。節目是由位於捷克布拉格的總部製作和傳發,該電台成立於 1998 年 10 月 30 日,而由於捷克政府和人民憂慮會成為恐怖份子攻擊的目標,並不是很情願的讓該電台存在於該國。

「Republic of Iraq Radio」是隸屬於沙烏地阿拉伯情報單位的地下電台,電台是位於沙國的 Jeddah,也利用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傳送器來播音。

三、兩次波斯灣戰爭中的主要廣播戰策略

基本上,進行廣播心理戰和宣傳戰的效果是設定在能達成以下的三個目標:在直接或間接達到鞏固心防、瓦解敵軍士氣與抵抗、以及謀略欺敵。

在文獻檢視中,已探討過宣傳的策略,本單元針對兩次波斯灣戰爭中, 交戰國雙方所採取的廣播戰策略歸納為5種:裝飾戰爭的正當性、醜化 的咒罵策略、威震與懷柔軍民、假資訊來欺敵、干擾和阻止廣播等。

(一) 裝飾戰爭的正當性

海珊在第一次波灣戰爭中持續透過「巴格達電台」將對聯軍的作戰比喻為聖戰,並呼籲回教人民共同來抵抗,對聯軍的全球利益發動聖戰。在聯軍發動龐大的地面攻擊之際,也就是海珊在入侵科威特 198 天之後,於 1991 年 2 月 15 日透過「巴格達電台」宣布將自科威特撤軍的聲明,聲明中說,「我武裝部隊已克盡其威武不能屈的聖戰天職。他們所從事的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戰爭,勢將永垂青史。」(路透社,尼科西亞,1991 年 2 月 25 日電)。伊拉克將對聯軍的作戰形容為「正義與邪惡之戰」,並將海珊形容為重振阿拉伯聲威的救世主再現。

美英聯軍由於在第二次波斯灣戰爭中,並未獲得聯合國的支持,美國透過媒體,辯護此次出兵攻打伊拉克的原因是,伊拉克涉入國際恐怖主義,且擁有大規模的毀滅性武器,對國際社會的安全形成很大的威脅(胡光夏,2003)。

(二) 醜化的咒罵策略

伊拉克廣播曾將美國士兵描述成是外來的侵略者,是「飲酒、吃豬肉和嫖妓」的人。此外,亦從宗教的觀點將美國人形容為「異教徒」。海珊也指控美國總統老布希是一個「行徑虛偽的罪犯」。第一次波斯灣危機期間,伊拉克曾用假資訊宣稱,是以色列和美國企圖在這一個區域駐軍和掌控中東地區的油田,而以色列的飛機被漆成美國飛機,以色列的士兵也精通美式英語(Hachten, 1993)。

聯軍的醜化策略則是指責海珊是將撒旦帶進此一地區的人,以及形容為利慾 薰心的獨裁者,並堅稱他應為此受到懲罰(Taylor, 1992)。

(三) 威震與懷柔軍民

聯軍由心理作戰專業單位所進行的廣播心理作戰主要是策動伊拉克軍隊投降或棄械脫逃。聯軍持續透過廣播揭示海珊政權的暴行,呼籲伊拉克軍人投誠,特別是共和衛隊和特別安全部隊的官兵,如果不逃亡,將面臨聯軍毀滅性的攻擊(Makelainen, 2003b)。

聯軍為避免無辜伊拉克人民的傷亡,在進行攻擊前,會透過廣播呼籲民眾遠離戰場。如美軍在 2003 年攻擊巴格達國際機場前兩天,即曾透過廣播,呼籲伊國人民,為了安全起見,應遠離機場。此外,也透過廣播呼籲伊國人民在接近聯軍的檢查站,應遵照的安全指示,以避免無辜傷亡(Makelainen, 2003b)。

(四)假資訊來欺敵

傳佈假資訊主要是透過地下電台來進行誤敵和欺敵。

在1991年1月7日有廣播報導說,美國軍方向媒體宣稱,有六架伊拉克直昇機飛至沙烏地阿拉伯投誠,但很快的遭到沙國和美國國防部的否認,後來美國官員證實,此一訊息是來自伊拉克的假資訊(Hachten, 1993)。

美國中情局所支持的「Twin Radio Tikrit」初期是假扮成親海珊的電台,但在播音兩週之後,開始改變立場,嚴厲的批判海珊政權,並且鼓勵伊軍起義反抗海珊。「The Voice of Free Iraq」電台自稱為來自巴格達的伊拉克電台「The Voice of Free Iraq」,電台的前項名稱與伊拉克的國營廣播電台相同。

(五)干擾和阻止廣播

以電波來進行干擾是最常採用的措施。如在第一次波灣戰爭爆發的前幾週,伊拉克曾成功地對「美國之音」和英國的 BBC 進行電波干擾 (Hachten, 1993)。第二次波灣戰爭期間,由於伊拉克人普遍依賴電台廣播,許多人常收聽外國節目,據傳,在聯軍開戰之初,巴格達當局也曾企圖干擾電台播音 (《聯合報》, 2003, 0330, 第2版)。

在 2003 年,美國國防部長 Rumsfeld 曾透過 C-130 飛機,運用和伊拉克廣播電台相同的頻率,直接向伊拉克人民訴求 (Hiebert, 2003)。

摧毀電台和傳送器也是阻止廣播的另一項重要手段(Taylor, 1992)。如聯軍在 2003 年為了提供伊拉克人民可靠的資訊來源,除「美國之音」運用「巴格達電台」相同的頻率來播音外,再加上聯軍的轟炸,使得巴格達電台變成不容易收聽到(Makelainen, 2003b)。

四、廣播戰的發展與現象

從文獻探討中可知,廣播在1930年代起就已被用來從事心理戰和宣傳戰,

儘管後來許多新的大眾傳播媒體(電視、網際網路等)相繼出現,但比較起來, 廣播由於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特別是短波無線電廣播更可以突破地域和國界 的限制,在各種國際的衝突和戰爭中,都被視為是一個廉價,且效果強的宣傳媒 體,而不斷地被運用。

從兩次波斯灣戰爭的廣播戰中,可以觀察到幾點發展與現象,對於國軍未來 研擬宣傳戰與心理戰能有所啟發。

(一)、開戰前已進行規劃與佈署

為了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積極心戰作為,美軍在開戰前即已預作準備。以2003年的戰爭為例,美軍的心戰部隊在戰前即已預作規劃和進行佈署,其所屬的實州空軍國民衛隊193特別部隊所屬的EC-130E Commando Solo在2002年11月就已前往Qatar,對海珊政權進行廣播廣播宣傳戰,而一直到12中旬,美國國防部才公開宣布 EC-130E Commando Solo 將在靠近伊拉克的邊境飛行(Makelainen, 2003b)。

(二)、二合一的機動媒體操作系統

美軍的心理作戰專業部隊 1997 年起,就已經啟用了一種結合廣播與電視發送系統,名為「特別操作媒體系統 B」(Special Operations Media System-B, COMS-B),此套系統是裝設在兩部漢馬車和一部拖車上。COMS-B 是由一組機動廣播系統(Mobile Radio Broadcast System)與一組機動電視廣播系統(Mobile TV Broadcast System)組成(Makelainen, 2003b)。

在 2003 年波斯灣戰爭中,美軍考量到伊拉克軍民不容易收看到電視的情況,因此,只運用 COMS-B 中的廣播系統,先是由駐紮的科威特營區播送「Information Radio」的節目,之後隨著美英軍地面部隊的推進,逐步深入伊拉克領土,而美軍雖未透露此種系統的數量,但據估計,數量絕對超過一組以上(Makelainen, 2003b)。

(三)全方位的發射播音

美英聯軍心戰部隊在 2003 年的戰爭中,分別利用機動電台,從空中(C-130 飛機)、地面(漢馬軍用車)和海上(船艦),進行對伊拉克軍民的全方位心戰廣播。美軍中指部空軍中校 Mike 曾將飛機空中廣播形容為是「大眾說服的武器」(weapons of mass persuasion) (Makelainen, 2003b)。此種不同地點發送廣播訊號,不僅可以隱匿傳送地點,躲避敵人的偵測,更可充分發揮機動性的廣播效果。

(四)各種宣傳工具的綿密配合

戰時的心戰要發揮功效主要的三大工具:廣播、傳單和喊話器,加以統合運用,才能發揮鉅大的功效。以美軍空投的心戰傳單為例,其主要的功能之一是告

知伊國人民「Information Radio」的播出頻率。據估計,美軍在1991年的戰爭中空投的傳單有2千9百多萬份,而在2003年的總數則超過4千多萬份。在這些傳單中積極呼籲伊國人民,在聯軍進行攻擊時,應留在家中,並收聽聯軍的廣播。而為了使伊國人民可以收聽廣播,美軍也經由空投或地面分發給伊國人民收音機。心理作戰部隊在與敵軍距離兩公里的接戰範圍內,也大量使用喊話器,來對敵實施心理作戰。其它的心理作戰的工具包括電子信件策略、電話和電視等也被都運用(Makelainen, 2003b)。

(五) 地下電台的運用

在兩次的戰爭中,交戰雙方都積極運用地下電台,這些電台大都由政府在背後支持,目的是要誤敵和欺敵。地下電台是以反面的心戰宣傳為主,不僅可以偽裝敵人的身份、台呼等方式,來進行分化,也可以技巧地揭穿敵人的謊言,攻擊其錯誤。

(六)廣播的反制作為

為掌控對敵心理作戰的優勢,各項廣播的反制作為在兩次戰爭中,都曾被採用,其方式包括電波干擾接收、相同頻率的切入廣播、以及廣播傳送設備的破壞等。而為了保持己方的心理作戰能力,機動廣播電台的設置就顯得非常的重要。

(七)效果的評估

雖然說廣播的心戰效果不容易評定,但 Fortner (1993) 曾指出,當甲國的廣播穿透乙國國境時,就會導致乙國壟斷資訊的企圖為之破滅,如果是從突破資訊壟斷、提供它國家軍民原先無法收到的資訊來說,這樣的廣播就已算是成功了。例如「自由歐洲電台」和「自由電台」對該東歐地區共產主義的滅亡的影響現在已成為公認的事實 (Sosin, 1999; Thussu, 2000)。

通常評定廣播效果會從敵國投誠或者是叛逃的人數來加以估算,以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為例,有75%進入沙烏地阿拉伯境內的伊拉克投誠者,自陳是因為受到聯軍的傳單和廣播的影響,才決定投誠。58%的投誠者有聽過心理戰的廣播(儘管在伊拉克的戰鬥單位禁止收音機),46%表示,他們相信聯軍廣播內容的真實性,34%則說廣播使他們決定投誠(Taylor,1997)。整體而言,心理作戰的訊息使得大約1萬7千名士兵投誠,8萬7千名士兵投降(Taylor,1997)。

2003 年的波斯灣戰爭中,雖然「大眾說服的武器」沒有導致伊軍大量的投降,但至少造成伊軍官兵大量的脫逃(Makelainen, 2003b)。

伍、結論

本研究採用歷史與文獻分析法,以國際政治傳播和宣傳研究等文獻為分析架

構,來檢視廣播在戰爭中的運用,並且以兩次波斯灣戰爭期間的廣播戰為例。

廣播自從出現後,即相繼被運用於不同類型的戰爭中,與心戰傳單和喊話器併列為三大主要心戰工具。廣播的宣傳區分為白色、黑色和灰色三種,白色宣傳主要是以正面和公開的方式進行,主要由政府的國際電台(如 VOA 和 BBC 等)與心戰專業部隊的心戰電台來遂行任務。黑色宣傳主要是運用地下電台,以隱匿的方式,進行欺敵和誤敵。綜合而言,廣播的宣傳戰和心理戰主要是依據戰爭的需要,針對不同的目標對象進行打擊、瓦解、爭取和轉化等作為,以期達到鞏固自己和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本研究將兩次波斯灣戰爭期間的廣播電台,依經營的類型分為伊國政府、反伊政府勢力和國際電台等三種。由於伊拉克的相關廣播設施在第一次波灣戰爭期間被摧毀,在2003年的戰爭中,其國際廣播能力大為減弱。相對地,聯軍在廣播宣傳戰中較具優勢,不僅心戰部隊的電台分別從地面、空中和海面發送訊息,亦成立地下電台,對伊拉克軍民進行策反,並特別結合伊拉克境內的反海珊人士,進行廣播戰。

本研究將兩次波斯灣戰爭中的主要廣播戰策略歸納為五項,包括裝飾戰爭的 正當性、醜化的咒罵策略、威震與懷柔軍民、假資訊來欺敵、干擾和阻止廣播。 本研究最後根據兩次戰爭中的廣播運作,提出六項發展與現象,包含開戰前已進 行規劃與佈署、二合一的機動媒體運作系統、全方位的發射播音、各種宣傳工具 的綿密配合、地下電台的運用、廣播的反制作為、效果的評估,作為國軍未來規 劃心戰與宣傳戰作為的參考。

本研究的限制在於廣播是屬於「時間」的媒介,無法針對實際的廣播內容進行分析,此外,由於黑色宣傳戰大都會隱匿其背後的支持者,本研究雖有參考相關文獻,但對於資料的可信度仍應存疑。

參考書目

一、中文書目

- 方鵬程(2005)。〈第3章 軍事傳播的理論基礎〉,樓榕嬌等著,《軍事傳播: 理論與實務》,頁37-59。台北:五南。
- 王俊傑(2004)。《美軍心戰傳單內容分析:以1991年波斯灣戰爭與2003年美伊戰爭為例》。政治作戰學校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胡光夏

- 胡光夏(2003)。〈2003 年美伊戰爭新聞處理之研究〉,《復興崗學報》,第 78期,頁193-219。
- 唐棣(1996)。〈公共事務的發展與作法〉,《復興崗學報》,第 58 期,頁 163-174。 翁秀琪(1996)。《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台北:三民書局。
- 張錦華(1995)。〈從地下電台的挑戰看廣播生態的多元化與地方化〉,《理論 與政策,9(4),頁84-103。
- 郭可(2004)。《國際傳播學導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陳清河(2004)。〈還原媒體的時代形貌:台灣地下電台運動史流變的再論述〉, 《台灣民主》,1(3),頁165-201。
- 馮建三(1995)。〈異議媒體的停滯與流變之初探:從政論雜誌到地下電台〉, 《台灣社會研究》,20,頁177-234。

二、英文書目

- Bergmeier, H. and Lotz, R. (1997). <u>Hitler's Airwaves: The Inside Story of Nazi Radio Broadcasting and Propaganda Swing</u>. New Haven, NJ: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oyd, D. A. (1986). International Radio Broadcasting: Technical Developments and Listening Pattern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u>Space Communication and Broadcasting</u>, 4 (1), pp. 25-32.
- Boyd, D. A. (1999) (3rd ed.). <u>Broadcasting in the Arab World: A Survey of the Electronic Media in the Middle East</u>. Ames, Iowa: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Browne, D. R. (1982). <u>International Radio Broadcasting: The Limits of the Limitless Medium</u>. New York: Praeger.
- Carruthers, S. L. (2000). <u>The Media at War: Communic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u>. NY: St. Martin's Press Inc.
- Creel, G. (1920). <u>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u>.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 Curran, J. and Seaton, J. (1997) (5th ed.). <u>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Press and Broadcasting in Britain</u>. London: Routledge.
- Curran, J. and Seaton, J. (1997) (5th ed.). <u>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Press and Broadcasting in Britain</u>. London: Routledge.
- Ellul, J. (1965). <u>Propaganda: The Formation of Men's Attitudes</u>. New York: Vintae Books.
- Fortner, R. S. (1993). <u>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istory, Conflict, and Control</u>

- of the Global Metropolis. Belmont, CA: Wadsworth.
- Hachten, W. A. (1992) (3rd ed.). <u>The World News Prism: Changing Media of</u>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mes, Iowa: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Hale, J. (1975). <u>Radio Power: Propaganda and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u>. London: Paul Elek.
- Head, S. (1985). <u>World Broadcasting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u>. Belmont, CA: Wadsworth.
- Hiebert R. E. (2003). Public Relations and Propaganda in Framing the Iraq War: A Preliminary Review, <u>Public Relations Review</u>, 29, pp. 243-255.
- Kamalipour, Y. R. (2002) . Global Communication. Wadsworth Group.
- Lasswell, H. D. (1927). <u>Propaganda Techniques in the World War</u>. New York: Alfred Knopf.
- Lasswell, H. D. (1934). Propaganda, in E. R. A. Seligman & A. Johnson (eds.), <u>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u>, Vol. 12, pp. 521-528. New York: MacMillan.
- Lee, A. M. & Lee, E. B. (1939) (eds.). <u>The Fine Art of Propaganda: A Study of Father Coughlin's Speeches</u>. Orlando, Fla: Harcourt Brace Janovich.
- Lisann, M. (1975). <u>Broadcasting to the Soviet Un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Radio</u>.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 Makelainen, M. (2003a). Moitoring Iraq: War of the Airwaves. http://www.dxing.info/articles/iraq.dx.
- Makelainen, M. (2003b). Hock and Awe on the Air: US Steps up Propaganda War. http://www.dxing.info/profiles/clandestine_information_iraq.dx.
- Martin, L. J. (1980). The Moving Target: General Trends in Audience Compostition. In Lasswell, H. D., Lerner, D. & Speier, H. (eds.), <u>Propaganda and Communication in World History</u>, Vol. 3: A <u>Pluralizing World in Formation</u>. Honoluluy,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pp. 249-294.
- Mowlana, H. (1997) $(2^{nd}$ ed.) . <u>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u>. London and New York: Sage.
- Paddock, A. H. Jr. (1989). <u>Political Warfare and Psychological Operation</u>. US: NDU Press.
- Rawnsley, G. (1996). <u>Radio Diplomacy and Propaganda: the BBC and VO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u>, 1956-64. Basingstoke: Macmilan.
- Schwoch, J. (1990). The American Radio Industry and Its Latin American Activities,

- 1900-1939. Urbana,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ciolino, E. (1990). Iraq's Propaganda May Seem crude but It's Effectiv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9, p. E3.
- Soley, L. C. & Nichols, J. S. (1987). <u>Clandestine Radio Broadcasting: A Study of Revolutionary and Counterrevolutionary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u>. New York: Praeger.
- Soley, L. C. (1989). <u>Radio Warfare: OSS and CIA Subversive Propaganda</u>. New York: Praeger.
- Sosin, G. (1999). <u>Sparks of Liberty: An Insider's Memoir of Radio Liberty</u>. University Park, P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P. (1992). <u>War and the Media: 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 in the Gulf War</u>. Manchester, MA: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P. (1997). <u>Global Communic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he Media since 1945</u>. London: Routledge.
- Thussu, D. K. (2000). <u>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ntinuity and Change</u>.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3). <u>Doctrine for Joint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u>. Washington DC.
- Walker, A. (1992) . A Skyful of Freedom: 60 Years of the BBC World Service. London: Broadside Books.
- Wood, J. (1992). <u>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u>. London: Peter Peregrinus.

(投稿日期:94年3月30日;採用日期:94年5月9日)

廣播運用於政治與軍事衝突之研究:以兩次波斯灣戰爭為例